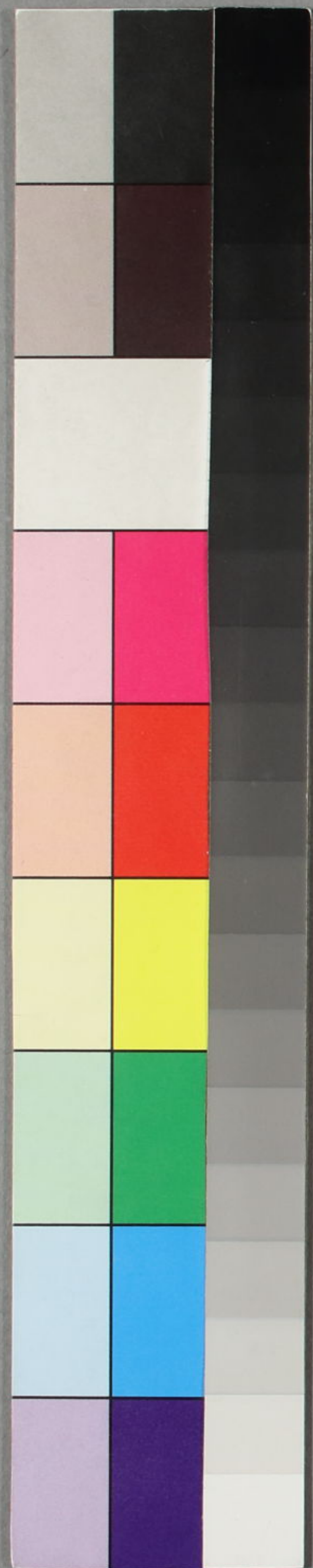


正誼堂全書

口仁13
743
158



門仁13
號743
卷155



海剛峰集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三十日
齋

福州正誼
書院藏板

海剛峯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挺拔於世者惟有立志堅而任事勇毅然獨行其
是無所回互顧惜以求吾道之必伸迹其所爲縱不能盡
出於中行然視夫隨俗浮沈泆汨鄉愿早見擯於孔孟之
門庭者相去奚啻霄壤歟夫彼鄉愿者流挾似亂真何知
名節以嚴氣正性爲矯激以輒熟依違爲圓通究之宮室
妻妾動其心脂韋囁嚅移其習奸回邪媚情態萬端德之
賊也莫斯爲甚宜乎大聖賢於此爲人心世道重防維而
不得不亟深拒而痛絕之也此際有直道抗顏終身以之
卓然不牽於俗如海忠介公者其過人不誠遠哉忠介嘗

曰今世之士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是宋儒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也又曰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噫嘻公之學知本矣蓋公自守之道甚嚴而用世之心亦甚急故隨在皆得行其志方其鐸南平也以嚴師自處首揭朱子鹿洞學規示諸生本其身爲標幟且力持憲綱謁郡守諸大夫左右皆跪公獨居中挺立諸大夫艷然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而公弗顧也凡其秉禮守正自發軔之始而已然者嗣濯知瀘安一履境痛民疾苦自丞以下吏胥而上各有參評著爲令名曰瀘安政事俸薪之外不染一塵家僮令樵採吏清閒聽其從農從商不侮鰥寡不畏疆禦至有欲驅海強項而甘心者公雖無事可指摘然亦自此改調以去矣旣而補任興國清丈浮糧釐奸剔弊又未幾陞戶部主政雲南則竟持有犯無隱之義因之批鱗逆耳詔下獄蓋公視在我無不可行之志故嘗謂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盛治何由而見此所爲濱死不悔實非市直沽名徼幸一試者至於疏出而直聲震天下初何暇論焉比其出獄復職巡撫三吳仍本向所爲教南平令瀘安令興國者設施潤色秋霜烈日風節峻峻夫唐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

騶從朱子稱其養素自重當公之時勢宦權豪斂手屏息
知姑蘇之民倚公以生沐公嘉惠者固已無窮矣獨念予
迂拙之性移撫是邦慨然思古之遺愛常在心目師之法
之兢兢於言規行矩之不遑然而守吾道以伸吾志嘗覺
時艱勢沮終莫展其厝施也公當有以鑒余未逮者余尤
願天下後世幸勿以矯枉過中重爲公病而三朝紀節千
載易名聞忠介之風者苟能頑廉懦立爲狂狷毋爲鄉愿
則安得不反覆是編而蹶然以起也梓成爰爲之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季夏穀旦儀封張伯行書於姑蘇之
正誼堂

海剛峯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

爲鄉士夫作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汴水尋源卷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臬考績序

參評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卷之下

書

啓譚次川侍郎

復王七峰瓊山知縣

啓譚次川侍郎

復趙大州閣老

啓朱鎮山工部尚書

再啓閣老高中玄諸公

復譚次川尚書

與周一陽主事

復周一陽主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啓劉石圃誠意伯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柏庵掌科

啓徐存翁閣老

復巡按龔懷川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復按院張惺宇

奉王忠銘翰林檢

復沈繼山

復郭夢菊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啓鄧純吾 原廣東巡按

復賀澹菴

奉貳守陳南川書

再奉貳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教約 十六條

治黎策 已酉科
中式策

雜說

嚴師教戒

訓諸子說

借山亭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附刻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

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題為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霖雨為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溼熱冬

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之不生今詎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尙十有五六滄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卽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畱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况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腳米尙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爲脩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脩撫按亦不畱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滄涸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滄沒漂泐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脩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

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閒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贖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土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

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尙有餘賸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尚苦無處趁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飢民河道開

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游中都歷天下既歸鄉間歎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聞而疑之以爲此特市井小人自爲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我輩讀書知禮義辨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腥膻蛾之投燭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爲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已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冢詩書詩云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

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又不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岐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爲顧余達妻特持包袱裹銀四十兩及餘物怱怱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閒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氏當官眾完璧歸之包袱內藏織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攀指官追爲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鬪爭不已之患

不爲利已不爲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眾之愆慝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慮事之周先今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爲之序府縣獎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

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

爲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輶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已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令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勅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聞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土民望

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
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
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
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
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
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
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眾先昔之驕子兒戲盡
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
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勅諭庶幾矣
士論謂周假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

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冷
伯輔今晉秩參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
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
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備之功
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真道矣擴之有
未周皆性分中不滿足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
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脩此孝弟養成此浩然

泰山巖巖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充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徽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爲之擴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以後上之人無敦譽髦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舞誘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德性命之微屬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爲功而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爲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鬪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大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僧之行乃畱更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其最高焉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饕富貴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顛昂蹇躄較之孟子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踟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

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
爲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響於今日
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黃先生執
思親詠刻示予更祈隲括以爲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
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人士
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於諸士子
上人也身言兼之迴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頽師道立
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爲之序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真正大英雄卻於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純孟子諸士子慎毋以
予言爲不然云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內公卿外守令殷輔參陪
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爲重蓋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
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
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
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爲念然
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黃應上求者起於官爲傳
舍不如私士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
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爲初心善承迎爲完

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爲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爲良言之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爲作輟是故立本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爲經綸武以保障仁興利明詰奸隨事而應應於其方莫非爲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書催科儀文獄訟富與教無聞焉性中曾有是來乎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干譽之人此時此心爲誠爲僞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

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己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爲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爲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昔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缺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潮女貪詐之風淫靡游食之俗今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爲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爲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頌而以規言可略也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爲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爲人道所當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祖宗設官分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寒爲之衣飢爲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知所趨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疴癢呼吸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令

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玩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閭閻疾苦之情顛顛之狀生靈之命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爲言者矣柳塘周公今三月莅瓊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卽所行政若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毅濟之宛然顏賜由宓諸人矩度下車之日百利隨興百弊隨革無所不罄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舉斯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爲公言矣不

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探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
聖賢準獲收聖賢治功窮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公
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爲公頌若不屬己自與
己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二百
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藩
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曩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又
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民
同之徵予一言爲公贈予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可
復見於世也於柳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覲事
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
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
來學校官無可爲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爲就師特營舉
業希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爲
之銓司視是空名無補薄之不與權顯遷次士子得此因
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爲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
是藉口爲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
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
訓拜命天庭充然無卑貶其官之意日語人曰君子性定

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爲之耶吳沈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邁予聞而嘉之願一言爲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惟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而不回焉不足與有爲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慊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

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爲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爲當相率爲謬周惇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膺恆難其寄之歎皇皇當亡若無一臣可爲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麤豪一點使不著也與孟子浩然之氣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牽於世俗之說也用是卽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爲贈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今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囊橐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爲當然事其不然者狃於世俗行已清濁間於今爲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口舌厚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爲當然而行之矣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爲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

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於此冤抑於彼今之仕也爲己曾
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者乎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
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
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雜犯其視之爲當然
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况瓊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毀譽
淆雜予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興者無其人也萬
歷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旬日間
一邑忻忻向榮百凡收入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
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飢食渴飲德教流行交
會之間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

紀瓊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諳諳然禮義忠信桑絲麻豆日
爲小民諭勸相質爲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絕
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賢
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弟實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掬赤
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日借之爲虛譽
視爲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
目之日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舍誠明而得之上吾不知之也
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
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

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
民難爲子產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
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
率之乞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
予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獎則舉有大焉
言之不可以已也爲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并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大剛則折不講於太
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
予不取爲三山願之矣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虞廷寅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諂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貳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府之貳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顛制於上貳佐旣與府正員惟命是聽同之而貳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不得爲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爲功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溪陳侯貳瓊郡計今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廢於己握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喜訟府縣事大槩五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訖於威惟訖於貨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侯丁口徭賦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澹泊養心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爲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薦爲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侯旣明且平侯之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克有終侯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爲梗卽侯所代亦旣以得利置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不染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鍰之入若可

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爲公
斂怨不於己充囊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
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謳歌
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
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卽其不已於行之心
小有警聞輿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爲禦災捍患之大矣何
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我
侯以之其事功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
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羣吏之治馳檄獎侯其語曰器
宇冲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已
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輿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
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
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慎兼之居官之道無
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
也諸君信予不爲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爲文架
無爲有增細以巨裂綵書其然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
議矣事之可以己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
己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飢食

渴飲臨深爲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大小不同德
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
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
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
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耆老王廷器吳應第等
造予徵言爲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
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
官自爲官俸祿柴馬民自爲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
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爲賊一也賊在官者法無赦今也
不然我民日就朘削見促生不見甦息盡由於此郡有守

邑有令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
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戚天下然也而臨
遠方爲甚東城李侯百有爲爲民爲之惟徭賦惟出納聽
斷視若切已事一有不協恫瘝在身一朝夕不能安也燕
山之獎侯曰督攢造冊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
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
知者事視城冊大率相等埒民頌其才去冬計今期月日
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錢金
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慎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
樂利之歡念東城爲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不可

已出於公不爲諛者乎二老又卽先後尹比方今日日其人往矣政聲穢迹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瘳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裨於其人因以裨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焉詩云高郎令終令終有淑用是予其請書之兼以爲賀

贈顧肖坡榮獎序

昔李平廖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在素有恩貸及已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鑿齒謂武侯冰鑑無私觀武侯者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

開濟之業卽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爲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肖坡顧君以隆慶六年冬尹文昌閱月卽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別丁糧爭不得於尹士築二月完工一時撫按司道以城工信肖坡初政交獎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郡邑士夫意乞予言爲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憾攻訐愛憎毀譽有言而不足爲言之信久矣張生曰肖坡毫髮於民無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發於刃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興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慮始如是爾過此則慈祥愷悅沛

然如初政矣庭無畱事民享深仁貌肖坡心政不一而足
大都不出廉明且斷三者與予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
成陽君窮處於齊秦太后爲弟魏冉計收窮翁心王聽之
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
道也肖坡氣剛守定士築豪弱無具清改南溪買犢飛詭
百凡抑強扶弱豪家羣然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
矣寧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擢利不利因之破吏
岸捍闔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爲儒不
然也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澹泊寧靜之
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
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
尹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肖坡之心服於生謂不
有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坡需有孚
張生復卽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
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爲贈

贈顧弘宇榮獎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曉之箴有
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旦易之說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
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宇顧君以
鄉薦繼改令澄邑僅期代巡燕山楊公馳檄獎之謂弘宇

能於其官也者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養義教所以稱說弘字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字君則誠無愧於今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相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飢寒我飢寒之是其可以易稱也哉况今天下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幸應舉爲家圖慶得官爲己利曰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卽一日也做不得官借口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蓋古之所謂從俗哉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關舉止語默動爲民累其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己而已而於人無與焉者也柴馬俸祿外以一毫充己用以一毫市己私不免卽此一毫爲親民殃門阜胥吏外以一人充己役以一人市己私不免卽此一人爲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己非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况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治岐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爲視下視岐政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方人有言居吾身自方之半今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姦言亂正失真何可勝紀聽之使人眩瞶出入反不若信吾本心之眞信我聖賢

之道之爲得也荆公執拗謂人言不足恤居今之世當有
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澄邑方以行志爲幸予
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公旦遜
碩膚而不居弘宇君其法焉東萊謂狼暉之烈豈僕僕乞
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顧君亦云用是澄民之言未遽
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者以爲贈焉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
藩憲海內外統之既有其人矣郡爲守邑爲令有其人必
有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爲民極日

久法繼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
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百年矣言
念劉侯溫其如玉識者謂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遠
氓非先日比屬之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識者之
料督府石汀殷公采民風獎之曰安詳處事平易近民聽
斷無冤催科亦善品藻如見弟子員幸焉詣予徵言以贈
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爲
生者深責侯以爲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
矣請言之朱晦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人於人無不愛矣况又有今日治人之責愛人之職者乎

然官於人得喪毀譽機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
主固有惟上之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爲而爲
之矣無間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
子盡是惻隱納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
人之金人指而疵之矣柴馬俸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
常例里甲上下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辯士子
一入官而昏心焉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爲任官一
縣者以一縣事爲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今人曰不明之
罪有之而無不公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

明之不公不明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
之爲害也况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爲害也况又有失
於一害不止於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
焉言親民也吳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
令大小別焉仁道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傅言縣官一縣之
人有一不被堯舜之澤皆苟道也劉侯志安天下發軔瓊
山內重而見外之爲輕舍侯無足與有爲者學師弟子愛
侯以德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
用爲贈

汴水尋源卷序

汴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百人汴稱瓜瓞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况在同宗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恆公洪武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為二蘇老泉自敘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

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歎矣况事殊勢別分而為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乎其為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閒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跨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孥俱焉子姓有人而汴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閒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為同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為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恨無以為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怱怱行色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為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之遂歌矢詩海門為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

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
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以不悖於
其迹事有依據其道光矣觀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
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莊焉往返
行囊須此為贈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克於中發於
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為之說且以為杞人告焉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一推萬曆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思梅如前軍
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詣予為問夫事無係於
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

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黑子孤縣內黎外海窺釁有
人四面敵而諸不遑矣文政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
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之由瓊而北十
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
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
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
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
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
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

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無所聞尚當自我知能如百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目前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瓊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襲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至今日之衰而衰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絕不爲今武人酒食嬉羣之

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十一所肅如也雖以之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梅之惠人歌舞之矣予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固握篆而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况侯沈靜優閒質美可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爲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爲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鳥附毒劑無以達之今者希闊之言類是鳥附實則和扁參苓延年久視非鳥附

也天下事亦爲之而已思梅勿以爲訝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
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畱之不獲詣予
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爲中國盡地昔
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蹂之只一太守孤
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鏞降此鞠
凶乞一言以爲之籲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
時萬曆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亡十百先日二十年矣
今寇帆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

備之保障在是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爲難煦育招徠侯
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
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由者
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
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自
抵其巢而諭之曲突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己酉大師十萬
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爲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駕
爲疾不堪事之痼以此爲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冤如
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爲生之苦剝牀以
膚激發於侯宋蘇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之

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則今有龔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幸生爲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事諸庠士則亦多爲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冤如蔡侯之冤而甚可勝憤乎爲蔡侯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侯之澤小人剝廬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談嘗以爲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眾口交攻亦當視彼賢能同久任以觀其定曰無容播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譽

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未受天命以儆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畏心天下安又狐疑驟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爲累用小弁之舒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深感焉僭及之以俟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己治人孰爲之心爲之心爲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

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爲的不
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
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瓊代巡柳坡馬公剡薦於上聽
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案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布予言
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
素俟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終已學業俟於人言之及
乃致其力人不我與徹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
於外而爲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
凡迎刃而解言一知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
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獎而進之况在

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
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自責彼
予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
則環海而爲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爲累
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
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謗我於肯綮之中君
子戒自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
而爲之真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改於其故民已家國猶閒
然也又况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瀆於耳因以滑於內內
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

亦何常之有御史特憲爲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恭之心同寅協恭爲己責自體呂祖謙請狼暉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真有以見公以傷視民之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閒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眞也二侯曰然書爲贈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旣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歧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曆三年某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屹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

好音常欲小申已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檄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懲惡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干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爲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寧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特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六十里瓊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曆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巡柳坡馬公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當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

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人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事無稽留人無緣弊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為貪暴苛刻之為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為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藩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為之時惟士民惟聲稱如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己講學之

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為宜士宜民之政先自定安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則今士子一入官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蹶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旱麓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洞酌之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賡之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內江龔氏族譜序

蜀之內江有龔氏焉其先人福一郎避元末亂逃楚之蜀家內江遂爲內江龔氏始遷之祖發祥及今以其子姓之遠於先人言之九世矣枝幹蕃衍而皆端朴淳謹言義不言利故雖代無中人百金之產科貢寥寥有人未及仕始自懷川父子兄懋賞方入仕籍而內江之言名族則公井之龔氏預焉七世希遂漢臣八世以薦文魁亦嘗合心斷自可知之祖商具傳次圖譜聚合禮文附見圖譜之末不幸未就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懷川登甲科及今奔走王事未嘗不一日并懷念也蒐獵多年具有成稿萬歷丁

丑得持天子節按吾廣其厯事國子生受吾王氏文學家傳史才也出而託之討論潤色遂得完帙懷川幸今繼述之有成而又念無一言以引其端族人未知爲譜由來之意尊而化之無因也屬之余余惟秦漢而下天下無世卿不復能爲五宗法士君子記其家人名厯傳次標初一人爲始謂之譜事不師古矣然人心有真經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水木本原之地人心真切之機也族譜執以故典物之迹示子姓於視無形聽無聲之中其機神矣有子所稱立本生道之原孟子所稱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大此機爲之宗法執綱紀於宗人之事族譜見綱

紀於族人之心心有切近精實之原孝弟有充周無窮
之用譜握其機族譜之功於是爲大我祖宗孝治天下士
大夫稍言詩禮其家大抵有譜純心忠義出自孝子之門
不多見有譜之文主張作譜之人非孝弟忠順之身無譜
之實也子孫以虛文視譜則祖先之名次不神御史代天
巡守二百年來瓊人未有見突於懷川見之邂逅懷川
三復早麓之三章酬予言念懷川鳶魚會心其溫如玉銳
意多年創有此譜龔氏譜得其實矣福一郎之神可以如
見子孫繼序思不忘翊國家日升之運龔氏亦日之東君
子執龔氏之譜見拔茅茹之象焉事在家庭之中道關天
下之大爲是不辭懷川請具所以爲之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棗陽人也以己未歲中乙榜署瀋學教
事始至進謁於予視其貌忠信溫裕若有道然頃接言議
久欣然若以是官爲幸者夫官教則呵從不足祿入不豐
徒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自樹立且
嚴戢時俗薄之師嚴道尊之實義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
之實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若加榮焉自非
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年旣廢之緒而直任之也
能之乎心竊異之閱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戢道德

爲師文課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爲士子楷法士習稍稍不
變計至壬戌二歲有奇矣先生之教無怠於始弟子服先
生之化不歧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所料人心同然先後
巡按際巖周公羅巖袁公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
嚴整獎之蓋先生忠信淳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
以此職爲榮則知此職之不小其行之也必能盡此職之
爲大師道立而善人多於淳有成效矣正朝廷治天下方
日望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績最薦進請安縣令天子
俞之夫令控有一邑祿入稍裕呵從塞途經百凡出納苟
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囊橐誇耀閭里卽所當事巧便史

書習於計簿欺謾苛暴勇猛操切百姓違道千名雷同上
下上府每每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恆以不
可以府縣以藩侯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繁簡異
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事在巧迎善伺時沈而沈時浮
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禮義抱守區區相縣也時俗之薄
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誇聲勢父母斯民之道幼學
壯行之守邈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焉君知反而爲之乎
孔子之蒲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爲子路頌夫
治蒲三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聖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
淳一溫裕不苛卽所肅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偷不

擾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爲之必矣雖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淺淺在於能克君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令萃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財惟瑣惟多民之黠者訟訟必求勝窺釁隙以投所好靡攸弗至先生操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旁交百凡垂涎於令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墜淵之計行焉得喪利害李少卿謂腸一日而九回有之先生無恐於一二能恐於十百千萬其人乎真西山大儒也劉平國謂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縣事簿書山積獄訟叢委奸人倚以變化爲利鼠穴其閒窒於此則通於彼市狎挾公符以暴於鄉豪橫胥朋比以威剝於良善一不加意民有不得伸籲而死者先生能勤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者與其可禍福於己乎擴充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充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於其閒矣吁道云乎哉吁守云乎哉予於先生宦游於涪見善相示聞過相告舊矣故於諸弟子之需一言以爲先生贈也竊效顏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爲先生誦

贈林東臯考績序

予於東臯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臯令瓊山計七年於此矣實有大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莅於人者雖心哲淑慝紀事執春秋筆焉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掩咎爲美增細以巨雖以龔黃召杜顯顯然擬之者實反出嚴來下用是善惡詆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颺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者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底實莫能白之君子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爲東臯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臯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口績業畱於郡邑之志瑞不必多爲之贅然東臯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臯以其迎刃而解之才乘迎刃可解之力隨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罔徇身以忘國毋私己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於遐邇功烈著於不刊循良憲諍映耀今古予得以從而鼓舞於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臯先生何以復我

參評

知縣參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徹樂謹告上則蠲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煢獨必哀飢寒必恤不斲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鵠亭冤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雁聲不哀鼠耳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

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真心不惜廉恥多方掊剋以充囊橐腴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古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誦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

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評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化之也誠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爲之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略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事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冤如聾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日竊心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講耶每見時可共言爲之卷舌事可獨任爲之卻步有如韓退之所謂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卽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卽陟巍科登臚

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覩縷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
恃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
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有大封小封以
爲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爲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
於簿書閒也又何異於王珣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
也哉非生簿也

典史參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鬪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
晝夜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
而謀大黑白出於唇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已毆
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
屈一夫冤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緣此爲
感歎歟且又偏聽衙蠹相助腴削盜賊分其贓爭鬪罰之
無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賴其陶成况門下
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
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涪邑簪
纓濟濟不爲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
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

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醞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
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
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涪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呼
盧逐羶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懵然
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
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爲身謀爲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
之儀旣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
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參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
禳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
蘇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故陽德主遂
陰德主閉調而變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天札
此陰陽所爲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
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釁浴春官司厥政焉近因周禮
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充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
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懵如也不幾與
古陰陽之設大徑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
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參評

醫者業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證脈理識藥性以利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歷之頃識豎子於膏肓之際以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魔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竊發請復之或弦洪或沈瀆懵然無下手而龜鼠之技窮矣更爲之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值龍宮物因而索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夫非求醫者有心爲醫者無恆哉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夭札反不如南陽甘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有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醕謹端亮者爲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有渠人因構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母任口雌黃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鰍鱗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爲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弊以肥私囊間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饗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

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孱口齟齬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鄮長五等之長並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朝規制立一都圖卽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幫之里之甲有甘苦與其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賤誰困苦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爲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剝無私向有天

理心里旣無索瘢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剜肉之慘甲之老穉皆得本老之里而長養之矣好縣官孰能如之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辛黨正體國奉公者爲之可也儻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徧爲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羣士鬻宮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爲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

修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修之始壞之終閒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廷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修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羣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焉比之藩閒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爲利

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眾與之助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羣起而曰護我類焉習戰國背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惟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敘倫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爲閨女孟子人有不爲後可有爲意也今之秀才不爲處女而爲淫婦亦多矣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參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爲吏者每以得利爲誇惟以得利爲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狗吏呼之賤之也一爲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吏書常例上而二司撫按又上而六部寺院衙門愈大其常例愈多猾吏巧於騙財執偶中之事以愚小民小民暗於事體不知上人之心何心不知官府中內面文移是官

府爲主吏書爲主見一人偶以吏書而禍遂謂無賂則不可見一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可吏猶民愚弊非一日苟非上人逐一簿記所賂之事遇若事則諂諂然間是有賂與否小有犯者與者受者重刑加焉而又以身先之不可免也謂之以身先之者何吏書何等人也彼見夫內外縉紳之流開騙局以賂於人多矣而何獨不爲之小民何等人也彼見夫紛紛做官人裹金帛以賂人欺朝廷而竊榮祿罔朝廷以免刑罪多矣而何獨不爲之小民之愚可怪我輩讀書知禮義識事幾人也紛紛之說皆謂要做官則不得不如是然則舉天下而盡不爲上官之賂也

吏部能盡不遷轉之耶舉天下而又盡惟上官之賂也三五年考察吏部能盡不黜之耶京官有分貲之費是以外官書帕不得已受焉孟子謂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爲之分貲是亦不可以已乎潛消默化之機誠在於上不在於下縉紳之常例不去而去吏書之常例不可得也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校對

